皇明書

皇明書卷之三十八

新城草野臣鄧元錫錄

文學傳

國朝

國初佐命謨猷之臣二人曰宋學士濂曰劉誠意伯基並以文章名世而宋爲儒宗光嶽合而六音獨完天地交而惠風時暢古未有也自宋末發人士承守徽國朱文公之術學不廢元季兵亂學士奔走失業而濂束髮入金華山冠黃冠著書曰龍門子凝道記基走風塵遍以策于有位不用棄官入

青田山中著書曰郁離子其後遇時佐起從　上
帷幄佐著謨而文章爲時宗工濂早受業於吳立
夫業已從柳待制貫黃文獻公溍游淵源深厚又
切磋於白雲許氏之門人故其學以六經爲本根
遷固二史爲波瀾而殫力於窮經始時取一經而
次第窮之有不得終日夜以思或至達旦如此者
有年學既通猶不敢以爲是也聚羣經於左右而
循環溫繹之如此者又有年然後知聖人之所以
代天出治範世扶教者其精神心術之所存累千
百年如一日也而六籍之外以孟子爲宗韓次之

歐陽子又次之由是去而讀遷固之史稽本末以覈其凡嚴褒貶以求其斷探幽隱以救其微析章句以辨其體其事體嫲然明白而其制作之意亦皦然不誣由是以定諸子百家之同異若燭別白黑若衡決輕重坦無遁情矣及夫物有所觸心有所向則沛然發之於文翩翩乎其澤也滾滾乎其不竭也渢渢渢乎大無不包而小無所遺也濂之自叙云爾故其爲文富而不侈覈而不鑿其氣韻沉雄如淮陰出師百戰百勝志不少懾其神思飄逸如列子御風翩然上舉不沾塵土其辭調爾雅如

啟敦周彛龍紋漫滅古意獨存其態度多變如晴
登裕南萬象前陳應接不暇爲有識所推服如此
於是文名大振於時而濂諱人以文人相命慨然
曰丈夫七尺之軀所學者獨文乎哉予所謂文乃
堯舜文王孔子之文非流俗之文也作文原其畧
曰人文之顯實肇於庖犧之世庖犧仰觀俯察畫
奇偶以象陰陽變而通之生生不窮遂成天地自
然之文至道妙理含括無遺而其制器尚象如衣
裳棟宇書契舟楫牛馬杵臼棺槨弧矢之用皆非
文不著自是推而行之天叙民彛之叙禮樂刑政

之施師旋征伐之法井牧州里之辨華夷內外之別皆則而象之故凡彌綸範圍之具悉屬乎文而文之外無物也事爲既著無以紀載之則不能以行遠始括諸辭翰以昭其文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既成功矣然後筆之爲禹貢之文周制聘覲宴享饋食婚喪諸禮其升降揖讓之節既行之矣然後筆之爲儀禮之文孔子居鄉黨容色言動之間從容中道門人弟子既習見之矣然後筆之爲鄉黨之文其他格言大訓亦莫不然必有其實而後文隨之初未嘗以徒言爲也譬猶聆衆樂

於洞庭之野而後知其音聲之抑揚綴兆之舒疾也觀大射於矍相之圃而後見觀者如堵牆序點季路之揚觶延射也苟度而聽決之終不近已嗚呼吾之所謂文者天生之地載之聖人宣之本建則其末治體著則其用章斯所謂乘陰陽之大化正三綱而齊六紀者也亘宇宙之始終類萬物而周八極者也而爲文必在養氣氣與天地同苟能充之則可配序三靈管攝萬彙氣得其養無所不周無所不極也攬而爲文無所不參無所不包也九天之屬其高不可規八柱之列其厚不可測吾

文之量得之規爕魄淵運行不息基地萬熒邐坎弗萘吾文之啖得之崑崙玄圃之崇濤層城九重之巖邃吾文之峻得之南桂北瀚東瀛西溟杳眇而無際涵負而不竭魚龍生焉波濤興焉吾文之深得之雷霆之鼓舞風雲之翕張雨露之潤澤鬼神之恍惚曾莫窮其端倪吾文之變化得之上下之間自色自形羽而飛足而奔潛而泳植而茂若洪若纖若高若卑不可以數計吾文之隨物賦形得之鳴呼斯文也聖人得之則傳之萬世而爲經賢人得之則放諸四海而準輔相天地而不過昭

明日月而不忒謂變四時而無愆此豈非文之至者乎大道湮微文氣日削騖乎外而不攻其内局乎小而不圖其大此無他四瑕八冥九蠹有以累之也何謂四瑕雅鄭不分之謂荒本末不比之謂斷筋骸不束之謂緩旨趣不超之謂凡是四者賊文之形也何謂八冥訐者將以賊夫誠愉者將以蝕夫勤庸者將以混夫奇瘠者將以勝乎腴觕者將以亂夫精碎者將以害夫完陋者將以革夫博雜者將以損夫明是八者傷文之骨髓也何謂九蠹滑其眞散其神揉其氛狥其私滅其智𨻶其誠

違其天昧其幾爽其眞是九者死亡之心也有一
於此則心受死而文喪矣春葩秋卉之爭麗也鳶
號林而蛩吟砌也水湧蹄涔而火炫螢尾也衣被
土偶而不能視聽也蟣蝝死生於甕盎不知四海
之大六合之廣也斯皆不知養氣之故也嗚呼人
能養氣則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當與天地同
功也可以與天地同功而其智卒歸之一介小夫
不亦可悲也哉是時誠意伯基氣豪甚自負恃不
可一世士嘗侍　上語次及文學　上問於今文
學之士爲誰基對曰當今文章第一爲海內所屬

實翰林學士臣濂次郎臣基不敢他有所讓又次郎太常丞臣孟兼後張孟兼旣以才俊取禍而濂同郡同門友王待制褘蘇編修伯衡胡仲申翰咸以文學著稱待制死國事具忠節傳中而並時奮者有翰林應奉唐肅處敬高啓季廸之倫

蘇伯衡字平仲文定公轍裔孫自文定公長子㣲猷閣待制遲知婺州遂家焉伯衡少警敏絶倫誦説不勞而習中歲大肆力於文　國初仕爲國子學正以近臣薦擢　國史院編修以牘辭去宋承旨濂乞老歸　上命舉可自代者以伯衡對召至復

以疾固辭賜文綺遣之伯衡嘗嚌宋學析義如贊
絲攻是非如白黑宋學士稱其文體裁嚴毖姿態
横逸如春陽被物根葉條卉小大圓徧各隨其物
而暢之視膠滯一體守常而不知變者萬萬也每
屬之以不朽之盛事伯衡著空同子贅說數十篇
文集若干卷其論文曰尉遲楚學爲文問空同子
曰文有體乎曰何體之有易有似詩者詩有似書
者書有似禮者何體之有有法乎曰礽何法典謨
訓誥國風雅頌礽何法難乎易乎曰吾將言其難
也則古詩三百篇多出於小夫婦人吾將言其易

也則成一家言者一代不數人宜繁宜簡曰不在繁不在簡狀情寫物在辭達辭達則二三言而非不足辭未達則千百言而非有餘宜何如曰如江河何也曰有本也如鍵之於管如樞之於戶如將之於三軍如腰領之於衣裳何也曰有統攝也如置陳如搆居第如建國都何也曰謹布置也如草木焉根而榦而枝枝而葉而葩何也條理精暢而皆有附麗也如手足之十二脉焉各有起有出有循有注有會何也曰支分派别而榮衛流通也如天地焉包涵六合而不見端倪何也曰氣象沉鬱

也如漲海焉波濤滂而魚龍張何也曰浩汗詭怪也如日月焉朝夕見而令人喜何也曰光景常新也如煙霧舒而雲霞布何也曰動蕩而變化也如風霆流而雨雹集何也曰神聚而冥會也如重林如邃谷何也曰深遠也如秋空如寒水何也曰潔淨也如大羹如玄酒何也曰雋永也如瀨之旋如馬之奔何也曰回複馳騁也如羊腸如鳥道何也曰縈廻曲折也如孫吳之兵何也曰奇正相生也如常山之蛇何也曰首尾相應也如父師之臨子弟如孝子仁人之處親側如元夫碩士端冕而立

乎宗廟朝廷何也曰端嚴也溫雅也正大也如楚莊王之怒如杞梁妻之泣如昆陽城之戰如公孫大娘之舞劒何也曰激切也雄壯也頓挫也如菽粟如布帛如精金如美玉如出水芙蓉何也曰有補於世也不假磨礲雕琢也將烏乎以及此也曰易詩書二禮春秋之所載丘明高赤之所傳孟荀莊老之徒之所著朝焉夕焉味焉習焉斯得之矣雖然非力之可爲也聖賢道德之光積于中而發於外故其言不文而文譬猶天地之化雨露之潤物之魂魄以生華蔓毛羽極人力所不能爲孰非

自然哉故學於聖人之道則聖人之言莫之致而致之矣學於聖人之言非惟不得其道并其所謂言亦且不能至矣尉遲楚出以告公乘丘曰楚之於文也其猶在山徑之間歟微空同子導吾出也吾不知大道之恢恢於是盡心焉將於文僩焉無難能者矣

胡翰字仲申世金華人幼聰睿甫七歲志氣卽與凡子異一日於道中得遺金守不去坐候遺者至而還之長游蘭溪從吳眞文公學博覽經史又登許文懿公之門學益淵時黃文獻公溍以文章名天

下天下師尊之見翰文大驚稱賛之不容口而翰謇然不爲之屈也遊京師羣公交譽之或勸之仕不應還過廣川弔董子謁曲阜拜孔子墓而歸已天下亂避地南華山中著書　洪武初大臣交以才行薦召見時方籍金華民爲兵翰從容進曰金華民多業儒不習兵籍爲兵徒縻廪粟耳　上立爲罷之已　上憫翰老儒不欲煩以事授衢州學教授會修元史召入局纂修書成賜金綺而遣翰高明卓絕慕程邵二先生之爲人也所養甚深出言簡與不煩而動中繩墨極乎博而守則約務乎

大而不遺乎細於人鮮所推讓而所許者衆必以爲賢於言不輕發而所言者人必以爲當其所著衡運井收皇矽正絕諸篇皆覃精名理窮極造化而爲天下之大綱正法焉吳祭酒沈以爲如五曜麗天芒寒色正朱絃在廟肅然其音云

肅越山陰人幼通諸經學無不綜究文簡潔雅與律步驟盛唐樂府古詩上薄漢魏起學官擢應奉翰林文字以失朝免官例謫佃濠而卒蘇伯衡志其墓以爲肅文足華國而身死於甿隸非才之有能不能亦世之貴不貴也啓詩文高古卓犖楊修撰

愼取以爲明詩抄首云
黄工部肅字子邕江西新城人孝友勤經史傳通經
史子勝國時官主事洪武初自北平來見　上仍
以爲禮主事明年陞禮侍郎時　國初剏方務稽
古禮文之事肅討論潤色居多與宋濂王禕危素
李質等以文學相友善巳降工郎中隨陞工侍郎
轉尚書嘗坐法當笞　上曰六卿之職不宜以細
故加辱命罰俸六年出廣西行省參政所著有辭
夢稿王忠文禕爲之序稱其簡易平質一本於漢
魏而絶去近代聲律之習讀其辭知其於天道人

事物理之故最深云後入黨禍今世絕其稿無存
予捜邑故家敝簏中得詩數十篇而是時杭人楊
載仲弘始厭宋詩之陋以爲詩當取裁漢魏而音
節以盛唐爲宗金谿朱文昌探微索隱蘄得詩旨
趣而詩精

徐舫方舟者嚴州桐廬人也幼爲俠好馳馬試劒善
毬蹴之戲視拘儒法度士如無物已而幡然悔從
師受章句爲進士業業成又悔曰人生貴適意即
如龕書蟬出入故紙中胡爲哉於是習爲古詩歌
以自暢取睦詩人唐皇湜方干徐凝李頻施肩吾

宋高師魯滕元秀詩輯之號睢州詩派針肝劌腎期邁之乃已又之出游江漢淮湘間與其賢士相摩切而詩昌江湘行省參政蘇天爵慰薦之使出仕舫笑曰吾詩人爾其可以章紱縻耶竟避去築室江皐苦吟於雲煙出沒間天大雪獨泛舟釣江天中終日不反自號曰滄江散人元季兵亂益韜閉不出　高皇帝定鼎金陵劉誠意基起應聘舟泝桐江而西舫戴黃冠服白鹿皮裘腰縧青絲繩立江濱笑之曰卿何行寧不愧桐江水耶劉延入舟同聘者皆故與舫善競起讙謔各取其冠服服

之欲載之上黜舫覺之而止劉哲舫以隱故自高數欲挽致之舫愈自匿人莫知其蹤跡而終舫平居喜怒不形無急步無疾呼於游泳最深性尚風義宛陵羅氏率五百指來避亂舫衣食之藥病瘗死居久之弗懈事平具巨舟載還其家所著詩有瑤林滄江二集若干卷永樂中閩三山林膳部鴻倡鳴唐詩長樂高棅王恭以布衣召入翰林恭除典籍棅待詔九年陞國子典籍棅襟懷高簡命筆濡翰雜以談笑而精思力摹者莫能及號漫士卒於官棅選唐詩品彙九十卷拾遺十卷議者服

精傳云是時解學士縉雋爽能文章爲世所推挹而熙宣之世楊文貞士奇敦厚沈質以文章潤色鴻業爲明孚先自是國家表章宋學如金科玉條士習訓詁株守宋先生言士終身傳習講貫其指意風質淳業一經白首鮮窺于奥精奥之致古逖商確典訓漠無當也其爲文做式襲腐率遠於事實又風氣質欲工而未能徵實則無人抽華則無文無慮膚瘘甚益散之矣至成化中蘊積克而風氣開翰林侍讀羅玘鏤心孝思探古奇文與字力過古作者一時駭詫丘文莊本耆淺易然多讀

古書大服之玘亦豪直高自詡衆咸服給事中李
漢語之曰羅名升評吾文與子孚玘直視久之曰
若奏議能似陸宣公行至矣費學士宏與同官玘
易之曰子充更生爲儒乃能讀吾文蓋憑負如此
然史銑删其文序之曰羅景鳴振奇人也其言捷
於異而嗇於典其見邪於紕故而闇於大體然能
自治偉詞不亂於頹習而稱其大節事具名臣中
弘治時　敬皇帝尚文右儒朝廷恭和海内熙洽
與於治學士大夫無輶軒靡及之嘆王事鞅掌之
悲競有意於文而李長沙東陽官次輔最久好接

引文士楊文襄謝方石吳原博之倫實佐之文大振於是李獻吉何仲默徐昌穀康德涵鄭繼之之倫並稱高古矣

李提學夢陽字獻吉陝西慶陽人後徙大梁甫冠舉進士授戶部郎才敏志雄簿書外集名流爲古學尚風節監三關鹽招商用法嚴禁豪勢人之求被搆下獄得釋已抗疏言出令不平宮府殊法事涉宦戚輒中尼不行不報弘治末　上以星變詔求直言夢陽讀而感泣於是具天下統體利害爲疏上疏曰臣聞人君不患世無直言之臣而患已之

不能用其言人臣不患其言不得上聞而嘗患
君者聞之而不樂也蓋直言之臣秉性朴實不識
忌諱覩事積憤誠激義形故其言剴切而無回互
藥石而鮮包藏是以爲君者不樂聞即聞之不樂
行也夫明君英主則不然謂其言剴切非爲身也
藥石非規名也於是道之使言言可行也於是措
之於行是故下無壅蔽之奸上無過舉之政治化
浹洽而百姓受福矣臣竊伏思　陛下之法祖宗
者至矣敬天地者蔑以加矣飭躬勤厲延問若不
給矣乃猶曰政理未新讜言未聞布誠廣路聆之

以悉心誘之以樂聞惟恐知之者不肯言言之者不肯盡豈不出於尋常者萬萬乎臣故曰　陛下真明君英主也然而治化不洽百姓不受福何也意者病與害爲之而　陛下弗察也又其漸不可長焉夫天下之勢譬之身也欲身之安莫如去其病欲其利莫如祛其害欲令終而全安莫如無使其漸不可長今天下之爲病者二而不之去也爲害者三而不之祛也爲漸者六而不使不可長也乃顧汲汲曰是奚不安也奚不利也奚不令終而全安是何異於不藥而求病愈也於戲其可畏

也哉夫易失者勢難得者時今覩可畏之勢遇得言之時使仍緘默退縮以爲自全苟祿之計是懷不忠而欺　陛下耳臣謹昧死開坐惟　陛下矜察賜觀覽焉二病一曰元氣之病夫元氣之病者何也有其幾無其形譬患內耗伏未及發而自謂之安此其病在元氣臣竊觀當今士氣頗似之夫孔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今人不喜人言見人張拱深揖日吶吶不吐詞則目爲老成又不喜人直遇事圓巧而委曲則以爲善處是以轉相則傚翕然風靡無公是非承訛踵弊不復知有言行之實

如此尚得謂之不病乎且大臣者庶官之表而民之望也今大臣則先不喜人言又惡人直夫諫官得以風聞言事者也今大臣被彈劾率廷辯以求勝語人曰我非要作官但要曲直明白耳及直矣又恬然作官此何理也往大臣有親之喪服除非詔不起今大臣服除自起矣夫無禮義則佞人進乏廉耻則國無防佞人進則因循互相欺誑國無防則紀綱不張失此不治必積漸不可救藥故今四夷未侵百姓未離刑政未墜疆土未蹙而國危主憂此臣所謂元氣之病也二曰腹心之病夫腹

心之病何也攻之則難攻不攻則亡身者也臣竊
計今事勢內官者似之夫內官者陰性而狠貪其
地逼近又朋比難翦臣故以爲腹心之病夫倉廠
場庫錢穀之要也今皆內官主之　陛下以此輩
爲忠實可用耶抑例不可廢也夫例誠不可廢每
處置一二輩足矣今少者五六輩多者二三十輩
何耶且夫一虎十羊勢無全羊況十虎而一羊哉
今某某有司摘發其奸幸　陛下洞見其情實外
議僉曰是必不赦不且竄斥今數月矣猶閣而不
行夫人情莫不遯於濟而玩於彰彼未摘發尚有

嚴心令其奸業擿發之矣不置之法又不竄斥彼何所憚而不爲乎昔人有言曰宦官有罪不可赦有缺不可補今皇城之内通名籍者幾萬人亦多矣　陛下又勅禮部選年十五以上淨身男子五百名將安用邪夫人情孰不欲富貴今田野小民無故猶閹割親兒以希進用矧有詔有名嗚呼此其禍可勝道哉夫滅絶人類則必戕天地之和戕天地之和則災害必至災害至則五穀不熟人民離散天道乖於上人心怨於下而陰性狠貪之徒無忌妄行於中國不危者鮮矣臣故曰内官者覆

心之病也今 陛下誠于此時拔廉直獎忠鯁斥
無耻大臣進盧扁之佐則必轉病而爲安厭禍而
爲福今議者必曰彼曾不措實某忠某直某爲無
耻泛言而難行夫上者風也下者草也拔一君子
則君子進卽有小人相率而化於善矣且人不幸
而有疾擇醫而治之者爲愛身也今某某有司摘
發其奸是亦國之醫也若一切閣而不行是醫能
治之而 上弗肯使也且 陛下何難於此而不
爲也今誠欲腹心安莫如剷內官之權欲剷內官
之權莫如有罪不赦有缺不補傳曰治未病不治

已病今固已病也而猶不治是可惑也已三害一曰兵害夫兵害何也冗食無補空名而鮮實也夫強本所以弱枝也今在京之兵以衛計之七十有餘分爲三營一曰神機二曰三千三曰五軍僉帶甲控弦者三十萬焉意固欲强本也然至正統巳巳纔數十年耳核之乃僅得十二萬焉亦寡矣於是有十二團營之名團營至今又纔數十年耳日者遣將北伐核之不滿三萬焉然腰鞬弓刀不全也騎士則羸露骨馬又旋置鞍轡夫兵數不減於前食之者增也一旦而狼狽若此何也官不恤其

軍豪勢多占使遠者逃近者猾戢司者不以報糧籍不開除又壯丁各營其家老弱出而應點宜食之者增而用之者寡也臣故曰兵害者冗食而無補空名而鮮實也夫騰驤四衛者今非所謂內兵耶外官既不與稽其數征役又不選用其丁故其人率富豪而氣驕夫內官者陰狡而狠貪者也以富豪氣驕之人而率之以陰狡狠貪之徒茲其害可忍言哉且夫錦衣衛爪牙之司也今內官之家人子弟官之團營兵之精也內官衆之內兵又其專掌之　陛下乃何獨而不爲之寒心耶古人有

言曰官惟賢賞惟功今團營把總號頭等孰非內官之私人乎彼其家人子弟抑孰非詭託冒官乎乃遂令布要地爲爪牙諺有之曰萌芽不伐將折斧柯爝爝不撲燎原柰何言貴豫也　陛下誠於此時查往年李玉事例仍置總兵官使叅掌內兵又禁團營把總號頭等自今不得置其私人乃於是令諸左右曰其詭託冒官自首者聽但罷免不問如此則威立而恩亦流所謂銷患於未形計之上也二曰民害夫民害者臣以爲歛重而民貧又貪墨在位恩不下流也夫人未有無所賴而生者

也今百姓無賴而有司者不之恤也歛之不問貧富也役之不問勝否也曰是爾取焉矣是故富者剥削貧者稱貸稱貸之不足則必鬻子鬻子不足則必逋竄一旦棄父毋捐親戚背鄉離井愁怨之聲上干天和則必有水旱風雹之災逋者不還居者纍紲而牽連則必有無辜暴露之尸臣故曰民害者重歛使之也夫内府有常數也宜有常簿焉今油蠟皮張諸料等較之弘治初年費且十倍於前此何也盖下者効上者也取盈者未有不羨者也今既十倍於前則戶工二部科派必又倍也下

之州縣必又倍矣百姓輸納又有秤頭等必又倍矣又經內官必有賄賂是益又倍矣於乎民日貧而歛日積當道不苦言以聞有司乘機而肥其家如此而猶望其治是直郤步以求前也　陛下前降詔旨存問矣然簿數不減科泒不省秤頭如故賄賂公行無憚此所謂虛名而實禍也臣故曰貪墨在位恩不下流者此也三曰莊場戕民之害臣伏覩洪武某年　詔曰直隸拋荒田地聽民開墾永不起科夫民既自開墾不可謂非其田矣而今皇親之家聽無賴光棍投獻主使謂非其田也請

之　朝廷　朝廷亦謂非其田也率即賜　皇親
家　皇親家既奉　天子命爲已有乃輒遂白奪
其田土夷其墳墓毀其房屋斬伐其樹木於是百
年土著之民蕩產失業拋棄其父母妻子千里之
内舉騷然而不寧夫　皇親與國同休戚者也祿
非不豐貴非不極也乃祇以區區之田損害赤子
動搖基本如此是不欲與國同休邪嗚呼亦甚矣
昔魯廐焚孔子見之但曰傷人乎盍貴人賤馬也
今薊州牧馬草場與百姓爭阡而競畝尺分而寸
剖之臣竊悲其何賤人而貴馬也夫草場數千頃

地耳今三遣官矣百姓連年勾攝轉相牽連妨廢本業耽閣其生理男不秉耜女不上機賣男鬻女弱者轉而死泥塗者過半矣嗚呼是何賊人而貴馬也臣雖未詳其始末竊計今事勢萬無百姓侵官之理設有之所辦亦官租耳非若　皇親之家占之爲已有也今據勘牒四至與民爭者止十之一二耳臣謂宜置而不問且百十年土著之民一旦逐之使去　陛下忍爲此耶夫王畿天下之本也今以數十百頃之地失黔首之心傷陰陽之和臣固知　陛下有所不忍矣　陛下幸哀憐聽臣

懇討勅戶部查景泰六年勘官馬謹奏內事理以前項田土仍給民徵租但以空閑草地牧馬便矣

六漸者一曰匱之漸匱之漸者何也臣以為兵連然耳然又苦浪費今各邊用兵以將則庸以卒則罷糜財而無功曠日而損威而錢穀吏俛首供給莫敢如何稍有不繼則軍吏得諉以自解是故倉廩不足不曰兵者糜之也曰是錢穀者誤之也錢穀者不曰已誤之也曰是無米而求粥也於是始有和買之議矣和買不足於是有空運之例空運而又不足於是乞內帑之銀臣始至戶部太倉庫

銀尚百七十餘萬今銷耗且過半而乞者未已也由是積漸而不止雖欲不匱烏可得矣夫今疆土不蹙於前也又鮮大寇非有若匈奴突厥者也竭天下之力以供邊而日猶不足此其故何也靡財而無功曠日而損威者為之也夫錢者泉也言流也散于上則聚於下公家削則私室盈今京城內外千觀萬寺亦熾矣顧又不止彼左右待臣孰非造寺者也動孰匪以鉅萬計諺曰十入一出今彼鉅萬出則其入不止於鉅萬明矣夫上惟風下民惟草今方春氣和耒耜在野　陛下乃不發倉廩

籍詞宋人寃原作者顧陳李馬極豈未覩籍作耶其刻陸謝詩謂徐令冠口子亦知謝康樂之詩乎是六朝之冠也然其始本於陸乎原陸謝二子又僉祖曹子建故鍾嶸曰曹劉殆文章之聖陸謝爲體貳之才夫五言者不祖漢則祖魏固也乃其下即當效陸謝矣官江西得晉徵士淵明墓山封識之又得其故屋祠址令其裔領業焉刻其集曰必去其注與評夫靑黃者木災也大羮之味豈羣口所嗜哉系之曰淵明高才豪逸人也而復善知幾厥遭靡時潛龍勿用然予讀其詩有俛仰悲慨玩

世肆志之心焉嗚呼惜哉其序隹音曰詩至唐古調亡矣然自有唐調可歌詠高者猶足被管絃宋人主理不主調於是唐調亦亡黃陳師法杜甫號大家今其詞艱澁不香色流動如入神廟坐土木骸卽冠服與人等謂之人可乎夫詩比興錯雜假物以神變者也難言不測之妙感觸突發流動情思故其氣柔厚其聲悠楊其言切而不迫故歌之心暢而聞之者動也宋人主理作理語於是薄風雲月露一切剷去不爲又作詩話教人人不復知詩矣詩何嘗無理若專作理語何不作文而詩爲

耶今人有作性氣詩輙自賢于穿花蛺蝶點水蜻
蜓等句此何異癡人前說夢也即以理言所謂深
深款款者何物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又何說
也孔子曰禮失而求之野予觀江海山澤之民顧
往往知詩不作秀才語如缶音是已缶音歙人余
存修作予遊大梁不及見存修見其子育亦嗜學
翕詩作缶音序其論文主於法曰文自韓歐來迷
昧顯則而古之文亡古之工如倕如班堂非不殊
戶非同也而爲方爲圓不能舍規矩何也規矩者
法也文尺尺而寸寸之者也守之不易久而推移

因質順勢融鎔而不自知故不泥法而法常由不求異而言人人殊此變化之要也故辭斷而意屬者文之勢也聯物而比類者其事也柔澹者思含蓄者意也典厚者義也高古者格究亮者調沈着雄麗淸俊閑雅者才之類也而發於辭辭之懋者其氣也中和者氣之最也如是而華之以色永之以味溢之以香然其翕闢頓挫虛實相生長短相形疎密淵狹相成尺尺而寸寸之未始無法也所謂圓規而方矩者也盖明文至獻吉而始昌其爲文精而法奔軼絕塵矣而深知乎文弊之爲禍烈

大何憾此一官則所謂敝袴之藏縶纓之惜者皆
非耶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臣故曰壞名器之漸
也四曰弛法令之漸夫弛法令之漸者臣以爲姦
與玩爲之也夫姦莫大於縱罪玩莫大於長姦昔
者舜爲天子其父瞽叟殺人孟子以爲士師執之
爲舜者但宜竊負而逃盡法者公之天下受之祖
宗者也掌於士師士師不得而專也出於天子天
子不得而專也是故士師可以執天子之父而爲
舜者不可私其親曩者犯人王禮擅搶夷僧貨物
損辱國體傳笑外邦獄案已具法所不赦也而

陛下赦之以爲無罪則固已追償其貨直矣以爲有罪則臣未聞有罪而赦之者也有罪而赦之是縱罪也縱罪則奸長奸長則政舛政舛則民玩民玩則令慢令慢則法弛此古之大忌而今之所甚忽也夫忌莫大於刑忽莫大於私何則刑天討也公天道也王者不私其天故罰一人而千萬人惧諺曰勿謂尺伍後且不補臣故以爲弛法令之漸也五口方術眩惑之漸夫自古帝王享國長久者畏天而憂民也非以奉佛也康強少疾者淸心而寡慾也非以事仙也且陛下獨不見梁武唐憲

乎梁武帝奉佛最謹然罹禍最慘唐憲宗事仙又最謹然年又最短此其明効大驗彰彰可考者而今創寺創觀請額者　陛下弗止也比又詔葺其圮廢臣不知　陛下乃何所取於彼而為之也夫真人者大虛無為之名也今酒肉粗俗道士　陛下敬重之如神尊為真人又法王佛子等僉肩輿出入食珍衣錦　陛下踐祚詔曰僧道不得作醮事煽惑人心堂堂天言四海誦焉夫　陛下神心睿姿不減於前也乃今復爾者臣故知有誘之者也夫去之不力則誘之必入譬若鋤草不盡厥滋

其勢　陛下柰何去之不力而反使之滋也夫誘者必曰其道妙又其法靈今天變屢見於上百姓嗷嗷於下邊報未捷倉庫匱乏信如真人國師道足以庇法足以祐　陛下何不遂一試之能設一醮唄一法使天變息而嗷嗷者安乎此固必無之事而　陛下不察反聽其誘此臣之所以悲也六曰貴戚驕恣之漸夫貴戚驕恣之漸者臣以爲防决也夫水防惟土國防惟禮水决則潰禮决則陵昔者　高皇帝制　皇親令曰　皇親之家不得與政臣嘗伏讀嘆息以爲聖王不易之論及退而

考決頒祿列爵則又使大貴而極富已又考其器度田奴之等則又不使踰也臣於是又嘆曰是所謂禮之防也夫 皇親與國至戚也不宜有間今顧制禮以防之者臣以爲此固保全而使之安也今 陛下至親莫如壽寧侯所宜保全而使之安者亦莫如壽寧侯乃顧不嚴禮以爲之防臣恐其潰且有日矣夫下替則上陵今壽寧侯招納無賴罔利而賊民白奪人田土擅折人房屋強虜人子女開張店房要截商貨而又占種鹽課橫行江河張打黃旗勢如翼虎此謂之不替可乎替則陵

則逼大逼則法行且令側目而視切齒而談孰非
飲恨於壽寧者也夫川潰則傷必衆嵩一法行
陛下雖欲保全而使之安得乎臣竊以爲宜及今
愼其禮防則所以厚張氏者至矣亦杜漸剪萌之
道也疏上壽寧侯切齒憤許夢陽十罪言夢陽訕
毋后謂疏末張氏指　后也　皇后毋毋金夫人冐於
上前訴不平　上無以難下之獄欲借閣臣力爲諍
朝退召閣學士問之冀爲助時夢陽與何景明徐
昌穀殫力於三代兩漢之文而閣學士健方柄國
抑惡之遽對曰此狂妄小人耳　上默然良久大

學士遷前對曰其心無非爲國　上頷之曰然會
科道交章入救遂得釋釋之日金夫人復詣
流訴　上不聽僅奪俸而　上崩正德改元八閹導
上爲燕遊夢陽代韓尚書文疏其罪與六卿協力
請誅逐不克而禍作遂奪官事具帝紀中已逆瑾
必欲快前忿羅以他事械赴京人意其必死是時
瑾以鄉故頗敬禮康修撰海而康修撰與夢陽各
以文自負浮慕之於是夢陽妻弟左國王強夢陽
手書達康求爲援夢陽初不可已援筆書對山救
我惟對山爲能救我左持徃謁康復爲書與康感

稱引古石交相爲死之道康修撰慨然曰是誠在
我乃詣瑾大言曰唐明皇任高力士甚寵冠羣臣
然且爲李白脫靴李生能法　皇祖爲文高李白
數倍海萬不及也今殺之失天下學者望瑾重海
言遂意解顧欲用之夢陽以痼疾力辭康修撰又
助爲言乃得歸潛大梁墟中瑾誅始起爲江西提
學副使益皎皎自樹持憲綱與巡按御史爭坐論
可否而大學士楊一淸署勅許舉劾重事又往往
爲諸大吏言李棄官如唾核不欲起吾惜其才用
強起之毋阻撓抑使必行其志於是巡按御史皆

不能難寥陽氣益發舒振士習獎介挺厲鈍頑所至採訪風俗布宣德意諸篤行義士貞婦烈女悉條奏上之風教大行士誦義至今州縣貪墨吏立逐去視鎮守大閹蔑如也峻裁之不得肆時江西盜大蔓總兵者侯自貴倨藩臬官皆避坐寥陽獨持與亢禮侯不悅則徑出不顧數日具疏言盜熾然起當撲㓕甚急乃侯某玩寇坐會城不發兵無憂國心侯惕息引師去時振學蒞士外大有所更白巡使及同官者益恚咸病其侵官寥陽亦誹其㷉戢各起訟疏交上詔三法司郎訊諸按史所列

夢陽罪咸不實坐臨官不讓落職歸聞者嘆曰斯以虞廷臣責過空同耶亦專方礙而固正危耶方夢陽在江西時寧庶人濠畜異圖驕甚威劫諸藩省官知夢陽不可撼陽下之稱門生夢陽持憲不囬撓民有訴府校縱羊羣食穀者校不伏盡刲羊得穀竟法之濠所嬖者僨犯前導直犇入濠府夢陽親督校詣府搏執必得之濠禮待愈謹而夢陽愈益豪頗使濠亦頗爲濠使及濠敗有言其附濠快意者幾得罪林司寇俊爲力雪之而免故柔不可茹也夢陽材最雄高又識洞千古與所知論古今

滚滚至終夜不休非其人一言不接也於友誼最篤識拔賢俊張主事光世者陝西涧陽人也與夢陽同舉於鄉少俊有盛名然心服李而讓其精下之無何夭夢陽與同舍郎王叔武爲經紀其喪且上書言鳳翔抱才未究居官清苦困病客死棺歛路費咸資交朋幸獲反葬禮遵首丘然老毋孤兒幼妻不免凍餒溝壑伏冀聖慈追繹鳳翔前備庶員六年不無犬馬勞體古敝帷敝蓋之義查近時李嵩孔琦例敕有司月給米一石養贍終毋妻之身奏下行夢陽論詩以爲天地自然之音原極於

股肱卿雲之歌卷阿之詩以爲皆宣志而導和故貴宛不貴嶮貴質不貴靡貴情不貴繁貴融洽不貴工巧不觀諸風乎瀏瀏乎其被諸草木也渢渢乎溶溶乎草木之入也故其聲鏗鍧轟砰徐疾形焉小大生焉後之爲詩者連聯鬬押累累數千言不相下此何異入市攫金登場角戲也其詩集自序曰曹縣蓋有王叔武云其言曰夫詩者天地自然之音也今途哭而巷謳勞呻而康吟一唱而羣和者其真也斯之謂風也孔子曰禮失而求之野今真詩乃在民間而文人學子顧往往爲韻言謂

之詩夫孟子謂詩亡然後春秋作者雅[illegible]風亦遂棄而不采不列之樂官悲夫李子曰嗟異哉有是乎予嘗聆民間音矣其曲胡其思淫其聲哀其辭靡靡是金元之樂也奚其真王子曰真者音之發而情之原也古者國異風即其俗成聲今之俗既歷胡乃其曲烏得而不胡也故真者音之發而情之原也非雅俗之辯也且子之聆之也亦其譜而聲者也不有卒然而謳勃然而訛者乎莫知所從來而長短疾徐無弗諧焉斯誰使之也李子聞之矍然而興曰大哉漢以來不復聞此矣王子曰

詩有六義比興要焉夫文人學子比興寡而直率多何也出于情寡而工于詞多也夫途巷蠢蠢之夫固無文也乃其謳也咢也呻也吟也行咕而坐歌食咄而寤嗟此唱而彼和無不有比焉興焉無非其情焉斯足以觀義矣故曰詩者天地自然之音也李子曰雖然子之論者風耳夫雅頌不出文人學子手乎王子曰是音也不見于世久矣雖有作者微矣李子於是憮然失已灑然醒也于是廢唐近體諸篇而爲李杜歌行王子曰斯馳騁之技也李子於是爲六朝詩王子曰斯綺麗之餘也於

是詩爲晉魏曰比辭而屬義斯謂有意于是爲賦騷曰巽其意而襲其言斯謂有蹊於是爲琴操古歌詩曰似矣然糟粕也於是爲四言入風出雅曰近之矣然無所用之矣子其休矣李子聞之闇然無以難也自録其詩藏笥中今二十年乃有刻而布者李子聞之懼且慚曰予之詩非真也王子所謂文人學子韻言耳出之情寡而工之詞多者也然又弘治正德間詩耳故自題曰弘德集毎自欲改之以求其真然今老矣曾子曰時有所弗及學之謂哉詩千八百七篇是時獻吉爲一時文士之

冠而實發之叔武乃推本敘之其服膺如此或問漢李子曰漢無騷問唐曰唐無賦問宋曰宋無詩夫詩有七難格古調逸氣舒句渾音圓思冲情以發之七者備而詩昌然非色非神而宋人無之故曰無詩其刻阮嗣宗詩序之曰夫三百篇雖遜絕然作者猶取諸漢魏予觀魏詩嗣宗冠焉何則混淪之音視諸鏤雕蓋捧心者倫也顧知者稀寡効者鮮焉鍾參軍曰嗣宗詠懷之作洋洋乎會於風雅使人忘其鄙近斯爲不佞矣唐陳子昂感遇詩差近之唐音渢渢乎開源矣及李白爲古風多祖

助不給賑不足顧徧察寺觀等勅給帑修葺之是導民以奉佛也彼以鉅萬入者又何憚而不造寺也夫智者察徵令貨入於私室又出而造寺觀等矣設卒有水旱之警兵甲事興內取則巳匱外斂則民窮臣不知　陛下計所出矣故曰又苦浪費者此也二曰盜之漸夫盜之漸何也臣以爲其幾在民窮夫盜者非不知法當死也彼以爲往固無食矣今盜而得食卽死不猶愈於餒乎往固無衣矣今盜而得衣卽死不猶愈於凍乎往有租調官司之轄矣今盜而得自由不愈於追繫鞭笞之苦

乎夫天下無智愚强弱舉俛首捧心以事我者以有法維之且畏死也今旣死而愈于凍餒追繫鞭笞則彼亦何所不至耶故以臣之愚竊計今事勢非但憂盜將必有大患大患者有亂之機無亂之形也夫今天下無不臣之邦四夷無不庭之國百官奉職筐篚歲至大倉有紅腐之粟武庫之兵朽而不用又無方二三千里水旱之災也然而嘯聚殺人刼縣燒村剽掠婦女者日聞假如不幸而有方二三千里水旱之災武庫之兵太倉粟竭百官不奉職夷狄外侵海內有警則事勢又何如矣故

曰有亂之機無亂之形嗚呼此亦可以寒心矣臣謂宜急選良有司恤饑賑寒以安民心又宜令整飭城池軍馬以伺緩急之變夫安不忘危覇者之畧有備無患聖王之政况今承平日久民不知兵萬一有慮外之警有如平原睢陽之倫乎臣故曰計今事勢非但憂盜將有大患者此也三曰壊名器之漸夫壊名器之漸者臣以爲黜陟失制也夫明王懸爵賞以待天下之賢將以奉天而理民也故曰五服有章自天命之示非我也又曰爵人于朝與衆共之明至公也是以古之英君寧捐百萬

之費而斬一郎之拜而今乞官者官乞蔭者蔭黜其父者陟其子黜其祖者陟其孫臣不知　陛下何利於斯而爲之也夫蔭者所以報功又示勸也今黜者旣陟其子孫則有功者何勸焉是以高其爵不足以勵靡乎賞不足以風貪緣鑽刺之風旣行而廉恥名節之士遂寡且　陛下何利於斯而爲之也夫大學士萬安前侍　先皇帝醜穢彰露陛下踐祚之始嘗令內官逼脫其牙牌逐之去矣今蔭其子而爲丞臣不知報耶勸耶夫薰蕕同器不知有薰蕕汙並賞孰肯爲廉　陛下若謂天下之

也其序戰國策曰或問戰國策畔經離道之書也然而天下傳焉後世述焉何也曰策有四尚尚一足傳傳斯述矣況四乎四者何也録往者迹其事考世者證其變攻文者模其辭好謀者襲其智襲智者諭模辭者巧證變者會迹事者該是故述者尚之君子斥焉斥者何也比之經則畔揆之道則離也自秦之焚也三代之迹蕪矣是策也國列政具巨所細眇人詳物叢采之足以備史賚之足以弘識記之博洽談之奇佹故曰迹事者該其爲書也立從横倡捭闔勢利啖軋讒誑傾奪無復廉耻

是非之心先王之禮樂刑政至是乎蔑矣故曰證變者會遂使仁義晦塞橫議膠固申韓爲哲儀秦是師徂詐者理其緒揣摩者竊其矩陷擠者規其險諺詖者程其欺故曰襲智者譎文叔有言高下相求陽縱陰閉其情隱其辭妙是策也有竟日難辨一言而遂白者是以文卿墨士之倫服其意淵耽其體簡轉者法其宛諦者祖其誘故曰模辭者巧巧以賊拙譎以妨直時變世悲傷往憂來夫俗成於尚士壞於緣尚者樂其同緣者憚其改傳者安於習述者狃於襲雖知其非駸駸入之矣孟子

讀戰國策而知經之難明也經不明則道不行矣或問周何以有戰國也李子曰文禍之也先王以禮之必文也制辭焉出乎邇加乎遠通乎其事達諸其政廣之乎天下益矣於是重辭焉流之春秋號曰辭令其末也巧譎相射遂爲戰國陞陞反古之道者忠焉質焉或可矣其碑雙忠祠曰三代異興而同亡周之亡也不聞有死之者何也曰文弊之也文弊則天下横議横議則從横行從横行則亂賊肆而貞純匿蘇洵曰比干有心而無術蘇秦有術而無心秦何人也鶡雀與孔鸞長短耶故禍

天下者必洵之言者也故忠臣成仁義士死國舍仁義何術矣其序林司寇詩曰李子讀莆林公之詩喟然而嘆曰嗟乎予於是知詩之觀人也石峯陳子曰夫邪不端言乎弱不健言乎躁不沖言乎怨不平言乎縝不隱言乎烏乎觀李子曰是言也非所謂詩也夫詩人動之心而著之言言斯永永斯聲聲斯律律和而應聲永而接言弗揆志發之以章而後詩生焉故詩者非徒言者也是故端言者未必端心健言者未必健氣平言者未必平調沖言者未必沖思隱言者未必隱情諦情深調研

思察氣以觀心無瘦人矣故相如之哀二世端矣而忠者少其竟雄之為詞也健矣而直者各其險謝之遊山冲矣而恬者則惡其貪白之古風平矣而矜者病其放潘之閒居隱矣而真者醜其偽夫偽不可與樂逸放不可與功事貪不可與保身險不可與臣主言不竟不可與亮職五弊興而詩之道衰後世於詩焉雕刻於是情迷調失思傷氣離違心而言聲畢律乖而詩亡陳子曰若是則子胡起嘆於林詩李子曰夫林公者道以正行標古而趋有其心矣行以就正執義靡撓有其氣矣政以

表言囂華是斥有其思矣言以攄志弗修弗浮有其調矣志以泱徃遯世無悔有其情矣故林詩玩其辭端察其氣健研其思冲探其調平諦其情真是故其進也有亮職之忠匡救之直有功事之敏而其退也身全而心休斯林公之詩也陳子矍然而作曰嗟乎予於是知林公詩又以知詩之觀人也獻吉於學道不數數然矣而國家表章宋學時風氣質龐又其人淳固高古思施之有政所至崇祀宋哲揚厲儒學敦於本其記宗儒祠碑曰宗儒祠舊名三賢祠三賢祠者祠唐李賓客宋周茂叔二

公者也弘治間僉事提學蘇葵止摸周朱二公像于中而遷李賓客主于別室及副使邵寶又以嘗從朱子講學者十四人從祠之改曰宗儒祠謹按宗本也法也又尊而主之也凡爲之本而可法使其尊而主之者皆曰宗故山曰岱宗水曰朝宗于海大君曰宗子家之嫡曰大宗皆言宗而主之又爲之本而法之也其學也則各以其趨而歸之者爲宗道者宗清虛陰陽者宗羲和法者宗理名者宗禮墨者宗墨而謂儒家者順陰陽明教化游文六經留意仁義宗孔子於道最爲高者夫歸而趨

之者亦以爲之本而足法焉爾而各是其是者亦各宗其宗趨之法之與我鼎峙而角立而吾之所謂宗者或幾乎熄矣故曰孔子沒而微言絶百餘年而孟軻氏起焉孟軻氏沒千餘年而周朱二公起焉自周朱二公起於是天下始了然知有孔孟之傳莫不趨而歸之夫然後吾之宗若山之岱水之海國之大君家之嫡有不尊而主之者不可矣故周朱者儒之宗也且人孰不欲爲聖賢然異境則必遷遷斯變變斯雜雜則流於淸虛陰陽法名墨諸家故有始雖了然知孔孟之傳而終或入于

禪令學于斯者謁而見吾夫子及孟氏又見周朱二公誠惕惕若有關也曰吾何舍此而從彼于是流者歸雜者一變者定遷者還眞猶趨嫡趨君趨海趨岱者之爲誰之力也故周朱者儒之宗也問張程諸公胡不祠曰二公者此其過化之迹而朱子實爲章明洞學主又是宗也周倡之而朱成之也建鍾陵書院于南昌祠周子 周昌故鍾陵鎮也周子嘗爲南昌尉故祠建東山書院于餘干則以南宋時趙忠定汝愚及其弟汝靚于宗憲建官講學于其中於是祠朱子祠趙氏父子兄弟祠曹無

妥建柴强恕元裕饒雙峯魯胡敬齋居仁從焉曰朱子道之宗也無妥於朱子見而知之者也而强恕雙峯敬齋繼起于其後皆以道鳴其鄉夫忠定當光宗時定大難以安社稷引用名碩其功偉矣斯其人豈以死生富貴動其心哉强恕讀書以窮理盡性爲本而晉中行門人也雙峯學本於致知力行吳氏稱其學究天人動則以會各有論著行世敬齋動静表裏一主於敬著居業録多發先人未發然甘貧於耕孝毋恥仕進云夫士羣居則雜雜則志亂志亂則行荒故學以養之者其大也書

院以萃之者其俊也俊萃則業專業專則學精學精則道明而教化行今有朱子爲之歸而鄉之諸以道鳴者又烺然其前也窮不如四人賢達不如忠定不以死生富貴動心其亦非士也夫其刻朱子實紀悲傷之日按實紀朱子年二十二仕七十致仕中間五十年更事四朝然官不過待制在外者九考立朝則四十日而已孝宗者非宋之英明君哉亦不爲不知公三十年間詔對垂拱殿者一延和殿者二而已豈所謂吾退而寒之者至耶以文帝之明而使賈誼李廣沒於下位有武帝之好

文而董仲舒不能安諸其朝宋之南也斯則何時
而可以漢二帝誘耶故知賢而不好是曰不知好
而不用之曰不好用而不專猶不用也若孝宗者
於公爲用耶好耶知耶當是時大臣知公者陳俊
卿輩數人耳亦寡矣譽者已毀者繼引者厄嫉者
力黄氏狀公行曰百年論定必有知愚言者予讀
之未嘗不泫然而悲也公既殁大人君子宗其學
逹官顯夫程其猷言臣文士頌其業門人發明其
授受見者懔其儀刑聞者淑其緒理薄海内外遵
誦其遺書於是謚贈議於上祠廟建於下蔭録及

其子孫盡其論不俟百年而定矣何則水平則鑒
物故賢者沮抑於生時而論定於身後者平也然
於宋則何補矣獻吉以才高天下又多大節於當
世王公大人終無所絀下乃後進生同氣類稍有
志天下四方能操觚業古文辭則不憚傾身下之
好接引巖穴與之交吳郡黃生者妙才也以書來
論文答如響篋平生所著撰託爲詮次序之山陰
周祚者得空同集讀之以書請答之曰學不的古
苦心無益文必有法古人用之非自作之天生之
也今法式古人非法古人實物之自則也今一二

輕儁謂法古者爲蹈襲式往者爲影子信口落筆者爲泯其比擬之跡而後進悅其易從附和之曰文主理已矣何必法吁言之弗文行之弗遠茲非孔子言耶且六經何者非理乃其文何者非法也張生者金齒人也少雋公車已困南京久能詩獻吉傷無爲薦達之者序其詩以優游名堂記其堂序曰夫詩發之情乎聲氣其區乎正變者時乎夫詩言志志有通塞則悲懽以之二者小大之共由也至其爲聲也則剛柔異而抑揚殊何也氣使之也是故秦魏不貫調齊衛各擅節其區異也唐之

詩最李杜李杜者方以北人也而張生者滇産也
其爲詩杜何也夫張生志非逼也其春國之亂曰
舊醅野客新蕨盤飧茲其情又何懽也夫鴈均也
聲唳唳而秋雝雝而春非時使之然耶故聲時則
易情時則遷常則正遷則變正則典變則激典則
和激則憤故正之世二南鏘於房中雅頌鏗於廟
廷而其變也風刺憂懼之音作而來儀率舞之奏
亡矣於是考槃載吟伐檀有咏北風其凉之篇興
而十畝之閒之歌倡矣斯所謂恬塞棄逼以懽祛
悲者也夫大人尚廉君子恥獨故巻阿之章曰梧

桐生矣于彼高岡鳳凰鳴矣于彼朝陽言士貴及時樹勲也夫沐劉杭三子者臺鎮之妙英也其和張生也弗塞之憐而顧懽之階若是則南園公和其子詩宜倍三子十也何也南園者老而傳者也記曰張生以優游名堂李子聞之蹙然嘆曰噫含乎噫含乎張生曰先生何嘆謂含蝎精以探賾邪守藝以俟庸耶艱難險阻身屈而氣振與優游者殊耶謂蘭菊秋榮惜後時而貞耶李子曰上世君逸中世臣逸臣逸則賢隱賢隱則官曠官曠則君勞是故先王之治天下也立賢備矣然猶懼其逸

也於是弓旗有招蒲輪有迎夫然後賢者各在其位故釆菽之章曰優哉游哉亦是戾矣言君之獲臣也臣獲則君逸故卷阿之章曰優游爾休矣臣或弗合去則君追之還故白駒之章曰慎爾優游斯何也於文優以足訓游以適稱優游者自如之名而逸之義也使人自逸則君無與官故曰慎爾優游夫含也少而達名於朝髮與衣白竟優游以自高斯空谷逍遥之計非爾公爾侯之招也子是以嘆張生曰含聞之得之不得曰有命夫孔子何人也然猶曰優哉游哉聊以卒歲含奚足云鮑粥

者歙人商于汴二十年餘矣巳數年不來巳復來
而能詩李子曰君詩佳何頓如此鄭曰吾往與孫
太白觴于吳門江上酣歌舞月冥心頓會而能詩
則大器重之無何死李子趣駕往吊焉返食弗甘
寢弗安也時自念曰梅山梅山復銘其墓哀而文
其惜才如此歙鄭作亦商宋梁間能詩豪負氣見
王公大人輒長揖抗禮人多病其不遜李子特奇
之與之游作爲詩援筆輒成人難之曰能十乎輒
十更難之能二十乎輒又十然率易弗精也空同
子毎抑之曰不精不取鄭生乃兀坐沉思錬句證

體亦往往入格然對他人又率易如禰已病痰核
不快將歸空同子曰茲去詩能精乎鄭生欲答不
答空同子退語人曰鄭生茲去必大進問何也空
同子亦不答蓋空同子没而其言大昌王司馬廷
相序其文曰空同李子獻吉以恢閎統辨之才成
沉雄偉麗之文厥思超玄厥調寡和遊精於秦漢
割正於六朝執符於雅謨參變於諸子以柔澹爲
上乘以沉着爲三昧以雄渾爲神樞以蘊籍爲堂
奧會銓往古之典用成一家之言巨者日融小者
星列長者江流闊者海受洋洋巖巖寘寘爐爐無

所不極後有知言之遯歎賞不暇尚安能爲之昂抑哉遂能掩蔽前賢命令當世泰漢以來寡見其儔矣唐杜子美詞人之雄也元稹稱其薄風雅吞曹劉掩顏謝兼昔人之所獨專今其集具在雖云大家要自成已格耳乃若風雅曹劉顏謝之調有無哉固知元氏子溢言矣其視空同規治古始無所不極當何以云又言空同爲人氣高節挺孤立峻視不能少縮下佞貴人又如鳳矯龍變人罔不知其爲祥亦莫不駭其異故耳雅顛蹶匪無容之實深忌之匪曰忌之實惟懼之云爾

何景明字仲默信陽人八歲能屬文十五舉鄉試弘治中第進士官中書舍人正德初奉哀詔下雲南遠方君長及中貴人咸贈遺犀象珍具謝弗受逆瑾用事景明爲書上諸大臣言宜自立毋委靡不振抑瑾權不用謝病歸踰年免官瑾敗復職直內閣制敕房充經筵官李夢陽有江西之獄人多媒蘗其短莫肯直景明獨上書爭之訟得辨乾清宮災上書陳時政言人事不修天變且復作誑義子不當蓄宦官不當寵疏留中錢寧慕景明名欲交驩持古畫索題景明曰此古畫不可點汙卒不許

師御史死京邸中中人廖鵬賻之棺景明叱却之曰吾友生不苟受豈以死而濫哉自出金賻之進吏部驗封員外郎仍直內閣陞陝西督學副使務崇本實起弊陋先之以身董之以實行之以嚴而推之以恕士初稍不堪久乃悅而安之已棄官歸先是朝倖放濁多忌諱何學士瑭疏乞歸景明愛重之與書言古人以禮義制進退進不可苟退豈可輕海內友朋屬目幾何三四君子悉已謝時仲木退耕於高陵獻吉羈處于大梁德涵久廢于岐下子衡伏竄于海濱各有憂國傷人之思而寧無

云卜珍瘁之嘆乎先生乃復欲憤世自遂長往之情得矣恐不免于褊心之譏而或謬于義退之道也夫據勢而徑施從風而順化知遇曠代之事也經常以緯變成易以恐難君子隨時之用也君稍不可意不能其煩便自謗去則天下欲承君子之澤幾無時矣僕不肖獲聽于先生先生服廉守介明德峻行雖子罕之却璧幼安之揮金閔叔之不食遺蒜無巳之不受贈袍何以尚之至其現論精識周知曲中畧于章句之末而超于尺寸之外可以参贊濟務昭遠明微蓋僕之所深尚者然數年

以來執論宪迹似猶獨行一節之士而未合于聖人通士之觀何也通士不居器而滯用聖人不專質而喪文今先生或者敦質而太畧于文器大而人莫能用乎惟少自抑忍順卑俟時以存人望以慰交游之私夫龍虵之德變化之義先生蘊之素矣僕恃知愛輙敢旣其愚臆惟先生亮之其持論高如此當是時景明與夢陽交厚善而性習不同李方重高簡稍飭廉稜景明恬澹温遜不露才美空同雄厚仲默逸徤皆一變瘠文之習又皆激厲風節敢直諫安於冗散鄙忽驟貴故學者並尊稱

之如唐李杜不敢軒輊也其後耳食者沿筏喻謂
宜舍筏登岸師意不襲詆獻吉多襲關中王翰林
維禎著論言文有自立俗格竊奪古意者尸祝之
傳告也既擬其體復掠其語者莊生之胠篋也竊覩
先民有作率非形索象模必積思累紀既已得意
會神乃後成章本朝作者空同老翁聖矣即大復
猶却數舍蓋空同有神變無方之用有精神不雜
之體讀一篇詩見一事首終雖縱橫奇正弗一其
裁而粹美同也珩琚璜璫弗一其形而温栗同也
至若倒插頓挫之法自少陵來善用之者空同一

人而巳學者未覩其大謾肆醜詆以爲空同掠古市有比之剽虜嗟乎空同富才神解能自作古假令與李杜二豪並生同代二豪當約爲兄弟補所未逮增所未能故官帑失金不可疑陶朱也良驥騈足不可謂相肖似也空同生李杜先不爲李即爲杜若李杜後空同生亦不必不爲空同豈可謂李杜掠人美哉

徐禎卿昌穀直隸吳縣人貌寢善屬文弱冠以文賦起吳中舉進士時獻吉方以文推海內見禎卿所爲文異之與切劘締金石之交禎卿閉門所品論輒

終夜不寢於是文益振所爲文温雅以發情微婉
以諷事爽暢以達其氣比興以則其義蒼古以蓄
其辭擬議以一其格該物理盡人道闡幽剔興郎
有蹊徑厥儷鮮矣禎卿仕爲大理寺副以簡靖不
樂治刑名上書乞改官拜國子博士益自砥礪動
希迹古人已而頗留意於養生後見王文成公守
仁與論學大悅之意津津於學會病作卒禎卿以
爲追古者必先其體作談藝録論古今作者之變
以漢魏標極界其畧曰詩理宏淵談何容易究其
妙用可畧而言卿雲江水開雅頌之源烝民麥秀

建國風之始覽其事迹興廢如存占彼民情困舒在目則知詩者所以宣玄贊之思光神妙之化者也先王恊之於宮徵被之於筦絃奏之於郊社頌之於宗廟歌之於宴會諷之於房中盍以之格天地感鬼神暢風教通庶情此古詩之大約也漢祚鴻朗文章作新安世楚聲温純厚雅孝武樂府壯麗宏奇縉紳先生咸從附作雖規迹古風各懷剞劂美哉歌詠漢德雍揚可為雅頌之嗣也及夫興懷觸感民各有情賢人逸士呻吟於下里棄妻思婦歎詠於中閨鼓吹奏乎軍曲章謡發於閭巷亦

十五國風之次也東京繼軌大演五言含氣布詞質而不采七情雜遣並自悠圓間有微疵終難毀玉兩京詩法譬之伯仲塤箎所以相其音調也魏氏文學獨專其盛然國運風移古朴易解曹王數子才氣慷慨不詭風人而特立之功卒亦未至故時與之闇化矣夫任用無方故情文異尚姑陳其目第而爲言郊社之詞莊以嚴戎兵之詞壯以肅朝會之詞大以雝公燕之詞樂而則夫其大義固如斯已深瑕重累可得而言崇功盛德易夸而乏雅華疏彩會易淫而去質干戈車革易勇而亡警

靈節韶光易采而成靡覩於大者神越心遊中無直幹鮮不眩移此宏詞之極軌也若夫款款贈言盡平生之篤好執手送遠慰戀戀之深情勗勵規箴婉而不直臨喪哀挽痛旨深長雜懷因感以詠言覽古隨方而結論行旅迨遥苦辛各易遨遊晤賞哀樂難常孤孽怨思達人齊物忠臣幽憤貧士欝伊此詩家之錯變而規格之縱橫也然思或朽腐而未精情或零落而未備詞或鋝鈌而未傅氣或柔犢而未調格或雜亂而未叶咸爲病焉故知驅縱靡常城門一軌揮斤堊鼻能者得之若廼訪

之於遠不下帶衽索之以近則在千里此詩之所以未易言也夫情者心之動也情魏定位觸感而興旣動于中必形於聲故喜則爲懽怒則爲吁歔怒則爲叱咤然引而成音氣寔爲從引音成詞文寔與功蓋因情以發氣因氣以成聲因聲而繪詞因詞而定韻此詩之源也然情寔㓜妙必因思以窮其奧氣有麄弱必因力以奪其偏詞難安帖必因才以致其極才易飄揚必因質以禦其移此詩之流也若夫妙騁心機隨方合節或約旨以植義或宏文以叙心或緩發如朱絃或急張如躍矢

或始迅以中留或旣憂而從促或慷慨以任壯或悲悽以引泣或因拙以得工或發奇而似易此輪匠之超悟不可得詳也詩家名號區別種種原其大義固自同歸歌聲雜而無方行躰踈而不滯吟以呻其欝曲以導其微引以抽其臆詩以言其情故因名昭象而情之躰備矣夫情旣異其形故辭當因其勢譬如寫神繪色倩盼各以其狀隨矩逐規圓方巧獲其則若夫神工哲匠顛倒經樞思若連絲應之杼軸文如鑄冶逐手而遷從衡參互恒度自若此心之伏機不可強能也然不深探研之

力宏識誦之功何能益哉故古詩三百可以傳其源遺篇十九可以約其趣樂府雄高可以厲其氣離騷深永可以裨其思然後法經而植旨繩古以崇辭雖或未盡臻其奧吾亦罕見其失也嗚呼雕績蒲目爰巳稱工芙蓉始發尤能擅麗後世之惑宜益滋焉故未覩鈞天之美則北里爲工不詠關雎之亂則桑中爲雋故匪師涓難爲語也夫詞士輕偷詩人忠厚觀之漢魏古意猶存故蘇子之愛景光少卿之崇明德規誨之辭也魏武之悲東山王粲之感鳴鸛子恤之辭也甄后致頌於延年劉

妻取譬於唾井繾綣之辭也子建言思何必衾裯文君怨嫁願得白頭勸諷之辭也作者蹈古轍之嘉粹刊佻靡之非經豈直精詩亦以養德鹿鳴頍弁之宴好黍離有蓷之哀傷氓蚩晨風之悔嘆蟋蟀山樞之感慨栢舟終風之憤懑杕杜葛藟之憫恤葛屨祈父之譏訕黃鳥二子之痛悼何草不黃之困厄巷伯鶉奔之惡惡綢繆車舝之歡慶木瓜采葛之情念雄雉伯兮之思懐北山陟岵之行役伐檀七月之勤敏棠棣蓼莪之大義皆曲盡情思婉孌詞氣哲匠縱横畢由斯閾故詩貴合度而後

議工拙繁欽定情本之鄭衛生年不蒲出自唐風
王粲從軍得之二雅張衡同聲亦合關雎諸詩固
自有工醜然而金驅者託之軌度也人士品殊藝
隨遷易支分條布畧有徑庭故宗工鉅匠辭淳而
氣平豪夫碩俠辭雄而氣武遷臣孽子辭厲而氣
促逸民遺老辭玄而氣沈賢良文學辭雅而氣俊
輔臣弼士辭尊而氣嚴閹童壼女辭弱而氣柔僻
夫倖士辭靡而氣蕩荒才嬌麗辭淫而氣傷氣本
尚壯亦忌銳逸溫裕純雅古詩得之遒深勁絕不
若漢鐃歌樂府詞漢魏之交文人特茂然衰世叔

運終鮮粹才孔融懿名高列諸子視臨終詩大類
銘箴語耳應瑒巧思逶迤失之靡靡休璉百一微
能自振然傷媚焉仲宣流客慷慨有懷西京之餘
鮮可誦者陳琳意氣鏗鏗非風人度也阮生優緩
有餘劉禎錐角重削割曳綴懸企可稱也曹王賓
近羡媛遠不逮植然植之才不堪整栗亦有憾焉
若夫重熙鴻化蒸育叢林金玉其相綽哉有斐求
之斯病始寡也夫傳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盍傷
之也桓靈廢而禮樂崩晉宋王而新聲作古風沉
滯蓋已甚焉迹者上緣聖則下擿儒玄眞教化之

源崇文雅之致削浮華之風敦古樸之習誠恐學
士狃耳目之翫識瑣尾之文故痛而系之俾知所
究

馬文簡汝驥字仲房綏德州人父夢月墮取抱之而
生幼而奇警舉進士入翰林爲編修爲人沈毅有
大節正德中諫南狩切直杖闕下調澤州知州澤
故多王府汝驥懲其左右不法助爲非者爲條告
誡之暴爲止王以書來有干請使者去即投書櫝
中封之所請或於法得釋又使來謝則召使者至
櫝前啓取書還之實未嘗發也王自是益戢　世

宗嗣統召還爲編修澤人攀泣道者以百千數諸王禁不得暴者亦太息曰馬先生民之父母國之正人也連哭其父母喪至嘔血毀形爲南國子司業祭酒念諸生舍逸繩之然度所能行期勿犯勤考課稽德行肅威儀太學之教彬彬焉歷禮部右侍郎時　上興禮樂創制度諸大典更起日聚議而汝驥洽識習故典佐宗伯調議居多兼翰林侍講學士會病卒贈尚書謚文簡汝驥廉不好居積所得俸畢以給昆弟親戚困無依者爲文閎麗有妙解接軫班揚談詩常依深嚴忌漫散忌淺忌俗

僉晲節愈工云

田汝耔字勤父開封祥符人博聞善辭與崔文敏銑馬伯循理等游相切磋於古學見人之有技而不驚規人之過而温正德中爲給事中時諸閹放濁宦於時者率黷貨附權亦資以自潤汝耔獨挺立其間絕謁請攻辭賦遇事斤斤自信會柄國者去位爭進者類禦徒相傾欲得之汝耔疏言當用大臣以忠諫去位如韓文等不當用匪人遷江西提學好古勅士正士習緩恣倡之於古學廉守令賢者若逸民薦達之而劾其不職按史及僚共騰謗

調山西然獨言其再方他莫能疵焉遷湖廣副使
乞休去杜門讀書力田養母大覃思於經學閑居
十二年卒
朱應登字升之楊州寶應人生而學奇少長盡通經
史百家言父懼其踰也約之古應登著申臆賦以
見志而力殫於淵學與顧華玉璘劉元瑞麟徐昌
穀禎卿僉稱俊異舉進士爲執政者所抑惡出爲
南戶部郎陞知延平府稍遷陝西提學副使闢正
學院羣秦士高等其中置官設徒豐餼嚴約談經
講道至且數千指風教大行忤按史意調雲南進

叅政遂罷去李獻吉誌其廓落易直憎口日哆而聽之如飛蒼蠅退讐史質經訂律歷運數期十年盡償所願無何卒他奇節隱行與凡歷履宦業忠孝友義莫之具述而其文關國運數誌之是時與李何進工文章者楊州儲靜夫璀太原喬希大宇何子元孟春濟南邊庭實韶蘇州都玄敬穆伯潛孔暘之倫皆名世而崔文敏銑尊經信道素履卓然王文成守仁希聖標學洞啓心要皆不屑議文矣

鄭吏部善夫字繼之閩人也少穎讀書輒能詘今學

賢者嘗自誦曰隆道非時也萎儒與世靡靡視古
大峻而志因靡弗立也吾耻之第進士選戶部主
事正德初閹禍作舍六嘆曰丈夫嘗龍鳳於世其
能以骫枉吾志乎乞告歸築少谷草堂於金鼇峯
俟天下之清交與益絕正德十三年起禮部祠祭
主事轉員外郎會　武宗南狩與諸曹郎跪闕門
具疏言臣聞天子端居外屏以示嚴也非郊社弗
離其宗廟以承重也宮墻九重出入警蹕以防奸
也比奉　明旨欲以威武大將軍鎮國公往泰山
獻香夫天下大器也權邪所以側目而不敢發者

無其便耳　陛下遠不見胄欽近不見劉瑾乎瑾
固　陛下狎暱之臣也託之以心膂委之以機務
而一旦叛逆況今乘輿遠出內無儲君外有勁虜
而驕貴弄臣專典禁兵萬一變作　陛下誰保以
無虞也臣聞雨露所滋無不孳息雷霆所壓無不
摧折煦然而福肅然而威使萬化時行而百神率
職者天也泰山之神其能尊於天乎今　陛下郊
不視牲齋不誓戒改卜者三出而馳道非所以事
天享帝也禘嘗大禮率不親徃非所以尊祖敬宗
也是故圜丘之上烈風揚沙　太皇太后祔廟之

夕七月雨雹此天戒也　陛下顧不動心畏此天戒而輟萬幾冒重險以有事於泰山不待智者而知神之不敢饗也況今民窮財盡青齊淮楚之間水旱連年父子相食六飛所過勢必嘯匱倘重傷心其何以徼福於社稷哉興亡之勢皆積漸而後成甚不可不察也且天下名實方懼大怪春秋尊無二上制王公而下皆曰人臣今　陛下忍以天子之尊自貶而稱公此莫大之怪也非但大怪亦且有大憂今天下藩王皆　陛下臣子也車駕所至萬一以公禮處　陛下陛下將安而受之耶抑

責其不臣無禮耶昭昭　祖訓臣恐其有辭矣臣
聞堯舜恭默無爲而萬世言治　先帝敬天勤民
親賢遠色察佞倖絶畋游亦惟自正其心以爲天
下本實未嘗有所作爲下親將相之事也　陛下
不師堯舜夜氣淸明時獨不一思　先帝之所爲
乎　陛下誠一靜思則一切荒淫悖謬之事將追
悔不暇而成堯舜事業不難也疏上與諸曹郎並
杖闕下尋復乞告歸嘉靖初以薦起爲南京刑部
郎尋轉吏部驗封會病卒手書修身俟死語併詩
文托其弟篋笥簫然舍夫婚嫁七弟妹貲業皆推

與之孀居者周贍莖毋屬二十二人治身嚴厚高潔而本之忠信與游者盡海內文學鉅儒其志念深深常有以自下故皆以道義相膠漆没僅三十有九歲聞者咸哀惜之鄭文十卷林尚書俊以爲伸縮兩儀顛倒萬化輪古今而上下之超凡宊謫詩雄高逼唐杜云

林尚書貞恒修福州府誌刺其詩專倣杜而時非天寶地靡拾遺爲無病而呻吟王敬美兓之曰閩三百年僅得一鄭善夫詩何可掩也陳玉叔謂數語却中善夫病敬美曰以入詩品則爲雅談入傳記則

傷厚道玉叔大以爲然嗟夫　毅皇時閹侍逸用
天子逸游叛王大盜交鶩於中國盇社稷瀕亡視
天寶逾洏猶爲無病呻吟耶如若云彼其文學官
若庶官自命獨安禄養交視國休戚如秦越人肥
瘠者於爲身計誠得矣時有孫山人一元者與會
夫厚亦能詩事具隱逸中
蘇門高叔嗣束髮受傳即受知獻吉弱冠登朝亳州
薛考功君寀一見歎服爲忘形交於是益自重謝
絕凡流困心師古汯周秦之委源酌二京之精祕
雖屢仕通顯而雅性亢潔故讀書園諸作直舉胷

聰刊抉浮華而上黨栗道夫應麟弱冠志學連舉不第遯迹大行之麓十年絃誦與古爲匹爲叔嗣所推挹云

嘉靖中昆陵唐應德順之弱冠爲禮部舉首作時義以精覈妙天下厭近世爲文章者祖秦漢意艱語澁而無當也著論言歐陽子迹楊子雲之言曰斷木爲棊梡革爲鞠莫不有法而況於書乎又況於文乎聖人以神明而達之於文文士研精於文以窺神明之奧所謂法者神明之變化也漢以前未嘗無法而未嘗不法法寓於無法之中故其爲法

也容而不可窺唐與近代之文不能無法而能毫釐不失乎法以有法爲法故其爲法也嚴而不可犯容則疑於無所謂法嚴則疑於有法而不可窺然而文之必有法出乎自然而不可易者則不容有異也且夫不能有法而何以議於無法有人焉見夫漢以前之文疑於無法而以爲果無法也於是率然以出之決裂以爲體飣餖以爲詞盡去自古以來開闔首尾經綜之法而別爲一種臃腫倨野浮蕩之文其氣離而不屬其聲雜而不節意卑語澁以爲秦與漢之文如是也豈不猶腐木敗鼓

之音而詑人曰吾之樂通於神乎今之言秦漢者
是已意頗詆李何又探本言文章家雖其繩墨布
置竒正轉摺固自有專門師法而中間精神命脉
骨髓則非洗滌心原獨立物表者莫之能與也兩
漢而下文之不如古者豈謂其繩墨轉折之精不
盡如古哉秦漢前儒老莊縱横名墨陰陽家家各
有其本色其爲術也異而莫不皆有千古不可磨
滅之見是以老家必不肯剿儒家之説縱横必不
肯借墨家之談各自其本色而爲言其所言者其
本色者也是以精光注焉而其言遂不泯於世唐

宋以下文人莫不語性命談治道爛然自託於儒家然非其涵養蓄聚之素非有千古不可磨滅之見而影響剿說盖頭竊尾如貧子借裝庄農貫餙而意態已畢露也然則欲立言爲不朽計者可以知所用心矣晉江王慎中道思序其文以爲吳之有文學舊矣諸樊爲國斷髮之治未變盖方甚陋而公子札已能盡通易詩書禮樂六藝之文以觀於中國則名卿碩士有愧於其所知悅其說之傳雅而慕之如不及孔子教於洙泗來四方之學者則言偃踰江蹈淮而往遊焉卒以文學列於大賢

之科南方之精華爲之盡發而孔氏之道賚其言之有文以行於遠至于今爲烈益其盛如此晝長江大湖以爲國方地千餘里林麓川澤之美殆不可數如光英冲粹之所漸涵磅礴於其閒二人而已雖其甚盛而亦豈非難哉吾於二人讀其書觀其言尚而友之而庶幾知其人於今所見而及與之爲友又得一人焉昆陵唐應德也君於學益所謂得其精華其於言可謂有文而必行於遠也其文具在學者苟讀焉而思思焉而有以得之則知其心之所通於季札孰爲淺深言之留傳於子游

孰爲先後有不可得而辯者矣君仕爲翰林編修
復爲太子司諫皆以守道直己之志棄去不啻敝
屣有吳公子輕千乘之國之節其文之以禮樂得
言氏之傳而廉隅操行必謹於一介之取予剛果
自斷不可以威武利祿誘屈也尤足以闢夫媮儒
憚事無恥而嗜飲食之詬上下二千有餘歲之間
吾謂吳有文學三人焉不爲過也唐得其文故不
喜與書言僕舊從兄學爲文一二得處皆緣指教
但才既不長又不能精力以從事遂成廢罷韓子
所謂從業者不嚌其胾者也獨覺兄之奔逸絕塵

而已矣及得安生所請兄序文讀之乃以爲僕爲過二千年吳下詞人而直接扎游之文統旣使兄爲私於所好又若使僕爲與人爭名爭先者非兄之所以愛僕也且自叙其近學欲收攝完養其靈明混成之本而技藝文辭欲一一棄置之其後唐以趙通政文華出視師薦之得起用官至都御史卒而名大損而愼中文體縟軌於法其居鄉頗爲鄉人所疵詆云

皇明書卷之三十八終